



程史卷第十一八則

和臺岳珂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愴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

批則章
酷似後
兩章只
是本來
面目

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
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
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
傳之不子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
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
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
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鷄赦九州命輕人鮮
死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隋淚南人笑青壁無

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
奏似矣而不能辨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翻舞
冒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
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群蟻爭收隊蠶策勸歸太南
柯 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為人携入京鬻于相國
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為怨望重
其貶會以計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為十詩卒
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

鄉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
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佳亦得
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 兩朝 慶元間以退傳居於吉隱然有
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為
偽學婺有呂祖秦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
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
為相阜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為益公實頤指
之遂露章奏劾且謂 淳熙之季王魯公為首台益

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為偽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
說橫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
扣閣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 上不以為然言者
益急乃鐫一官為少保下祖秦于天府杖而竄之益
公上表 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
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
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
四朝逮事 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 孝廟復久
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
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 堯宗興念於元

僚亦屢分於閩寄肆 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
里居首將正於孤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
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
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崇德尚
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
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媿積中無階
報 上省僭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
而知免初當路日漫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
或有辯論乃寘於貶及 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
灑然消釋既而 東朝奉寶冊 詔復其秩時北門

者當制 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
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禡於一階 朕方建
皇極而融會於黨偏尊 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
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舞章以全晚節
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官保以居間矧
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 嘉定更化 詔湔
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 褒贈
賜謚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
据案作色泣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為天族同
國休戚某乃為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



原件短缺

趣訖其罪使去 行郡人至今能誦其詳猶有為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反乃請于其主願留 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寔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 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 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滂

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 深時為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鬻人鬻精金執而訊之良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平樓梁上三宿而至塔裏麩糧隱于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為錯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風鼓以為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與阜無遺珠璣香具狼籍坐上以示侈惟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人薦酒

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厓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滕守王君興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園皆廢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園貨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熙寧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為遭遇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紛

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深時為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窶人鬻精金執而訊之良是問其所以致曰僚家素嚴人莫闖其藩予棲梁上三宿而至塔裏麩糧隱于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為錯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風鼓以為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輿阜無遺珠璣香具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人薦酒

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厓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滕守王君典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園皆廢云泉亦有舶僚曰尸羅園貨乙於蒲近家亦蕩折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荆公

于荆公相 熙寧 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為遭遇 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紛

紘之議殆遍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于 元豐 上巳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年其後 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 遺弓之本意急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為太息余嘗侍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啓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溝中之瘠矣

况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
听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
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日錄一書本 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

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 元祐史牒蔡元度 卞

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 建中靖國初曾文

肅布主 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確為右

司負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 神考而厚安石尊私

史而壓 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為外郡尋謫合浦

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宣辯其所紀載猶未

敢以荆公為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為八門曰

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

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 政和元年

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 宣取時了翁坐其子 正

景獄徙通州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 進乞於

御前開拆初 崇寧既建辟靡 詔以荆公封舒王

配享宣聖廟肇初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

畧曰代言之筆盡日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

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

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
彼衰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
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為欽王之臣則
方 神考為何代之主又况 一人幸學列辟班隨
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
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
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
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 元豐豈可
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况臨川之所
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

送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
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
水新靡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
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
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
於馳闕丹誠上格 天語遙詢要觀尊 主之恭緩
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書 奏有 旨陳
確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
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
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

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
刺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
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
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
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
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
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
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
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
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
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貌
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
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
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
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
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
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
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車
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
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兗鄒二

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蓋靖
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
然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篤睦之故不忍以
荆公為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聞外有
貨目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功顯勛親紀其事一羹牆
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辯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
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為將順者歟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以尊顯
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為堂縣庠以

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
不憚稍謝碑版之請不肯為一日韋布款其門者百
數閤辭焉弗可乃強為通益公方臥奮然起曰是當
作即為屬藁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四方聞其復
秉筆求者沓至益公實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絕
筆焉後四年余得錄本於李次獲大章其文曰文章
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
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為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
二百餘年無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
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

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不

以為然 南渡捨攘右相杜充擁眾臣虜金陵守陳

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 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

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

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為然時宰議禮眾論詢惟一

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

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 天子從而褒贈

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為然是之謂三忠雖然

此邦非無宰相如劉 沆沖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寘

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勲臣之令

而謚則未聞子瑾孫偁俱為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

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 天子猶不敢專亦

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厦即縣

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

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焯焯若夫百世之下聞清

風而興起得無幙休烈揚顯光者邪汝厦用意遠矣

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實益

公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尚賢者在位躋配其間尚可

謂四忠也

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 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
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
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
論文今載集中良齋評 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
著蓋其族孫也

程史卷第十一

程史卷第十二 十三則

相臺岳珂

王盧溪送胡忠簡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撥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
一時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廷珪
詩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
清都虎豹間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
高北斗星辰上身臨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
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
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

瞻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
足護持於是有所聞于 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
夜郎時年七十既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
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帝
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為昨日猶能食熊
豹今朝無計柰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
是癡蓋復前說也尋許自便 孝宗初政 召對寤
合 詔曰王廷珪粹然耆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
字抵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
華可持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

道祠官太 乾道六年再 召對便殿 上又留之
不可乃 詔復祿以祝釐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三
其再 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識者謂以
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
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為餞而
得罪檜之怨忠簡蓋流勉不少置也

秦檜死報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脇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
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
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

汙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
勿勞太師檜猶目力竟什于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
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
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
餽食中實肉笑靨一以為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
問晝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闇屋仰
絀之使視椽椽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
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挺
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橐滿其中皆笑靨汾泣
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既而獄吏皆來

賀即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贖矣忠獻是時居永亦
微聞當路意汾既繫昕夕不自安且念為太夫人憂
不敢明言忽外間報 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
喘臥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睨縮頸忠獻
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
猶未出語晝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計
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蹙頃刻之間
堂序懽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
隸至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怪
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

一 禮記卷十二
三
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
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
二十年興縉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
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
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叔家在天台
為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塵錄詳紀
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稔惡得斃為善類之福不
貲要非幸災也

呂東萊祭文

呂東萊

祖謙

居于婺以講學唱誦儒四方翕然歸之

陳同父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
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為然既而東萊死同父
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
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
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孝弟
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
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
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
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
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

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
 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
 於無事之時而已懷猷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
 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
 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
 邪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
 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
 成就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
 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
 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未晦翁見之大不契意

批虎帥
之字
擬作以

發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
 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 孝宗其略曰今世
 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
 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拱
 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
 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 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
 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此說得之蔡元思念
 成

猫牛盜

余辛未歲官 中都居旌忠觀前家素蓄一青色猫

善咋鼠家人咸愛之一日正午出門即逸去購求竟不獲又噫總角時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別墅一牯甚腴為人所盜先夫人不欲擾其鄰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羣鬪而訟在邑余時尚幼家無紀綱僕莫能弊訟又弗問從邑中自斷後推其月日乃同一夕蓋遠在百里外牛舉趾緩迄不知何以致也他日余問以問客有能知閭里之姦者為余言內北和寧門實有肆其間號曰鬻野味直廉而肉豐市人所樂趨其物則市之猫犬類也夜胥犬負而趨猶幸不遇人若猫則皆晝攫都人居淺隘猫或嬉教于

外一見不復可遁每得之即持浸戶外防虞缸桶中猫身濕輒舐非甚乾不已以故無鳴號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傳聞其手中乃有十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都人習尚不窮姦雖知其盜以為他人家猫則亦不問也夜則皆入于和寧之肆無遺育焉牛嗜鹽盜者持一鈎一竿一繩竿通中行則為杖策而匿鈎繩于腰間見者固莫疑其朕伺夜入欄手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鈎之夙導繩通中急趣其杪牛負痛欲觸則隔竿之長欲鳴則礙鈎之利鈎者奔牛亦奔故雖數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

質之捕吏之良者道盜之智甚悉所聞皆信然嗟夫盜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止於是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斯可矣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時蓋徽祖始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句云

龍見赦書

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大亶大懼以為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為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中之義乃曰漢兒彊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為瞎子小子為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劔斫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為愚為姦也其年亶弒亮於登寶位赦暴其惡而及此

丹稜吳巖

眉山秀出岷峨屬邑丹稜者李文簡燾實家焉邑有山曰龍鶴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吳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為稱嘗自為記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負東南面西北其位為吳為乾蓋處已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吳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撥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吳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吳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于吳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記時年二十四

鄭少融遷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習 國家事厲精政本頗垂意骨鯁以彊本朝 淳熙六年鄭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賞濫力指時政之失且謂卿監丞簿事簡官備館職史官至二十員學官書局各以十數監司郡守

豐授三政參議祠廟歸正添差養老將校充滿外路
東宮徹章館閣進書雜流廝役例霑賞典曰隨龍
曰應奉開河修堰併場蠲賦無時推恩他司錢物漕
乞移用尉不捕賊詭奏有功張大虛聲橫被釀賞累
數百言 上覽而壯之 奎札付中書曰賞功遷職
不以濫予鄭丙言是也給舍遇書讀宜隨事以聞於
是廷臣始側目既而少融益豐豐論事敢於廟 上
上亦忻然納之無忤八年遂兼夕拜 東宮春坊陳
龜年女嫁巨室裴良珣裴死於酒兄良顯訴陳女利
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語連龜年尹不敢治 詔送

大理左右有為之地者

詔漕司先審責良顯不實

反坐狀始得行少融駁矣曰願少存 國法為 子

孫萬世計竟如初 詔韓子師以曾覲援有起廢意

少融極口詆之曰是人仰累 聖德後大臣或指二

言之切為賣直 上不聽 諭少融曰 朕自喜給

舍得人亟遷吏書以矯其讒時王謙仲蘭丞宗正進

對曰今日不欺 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助之耳

上喜亦遷監察御史謙仲尤擊搏不畏強禦馴致大

用獎直厲斷蓋隱然有亨阿封即墨之風焉至今士

夫間猶能誦其獨立敢為之實也少融繼守數郡治

徵尚嚴云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賊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為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為德安守粗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鄉有晁仲式百辟者世名家為安陸宰實為其僚晁好飲而敢為初亦相得久益厭乃枘鑿不謀世堅捕邑胥羅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對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發檄晁歸府見之臥內命妾以杯酒酌之頗道初意之謬謂人實浸潤非我也晁唯唯謝因歷歷囑後事且諉其與它僚同任責既而曰沙世堅武人性直沒許多事一句是一句知縣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徵對曰百辟豈敢怨太尉但心裏有些忤忤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發郵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調者十年遂終于家一言輕發橫挑黥夫之辱晁固不無罪也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漈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為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岼弊屋數椽曰是為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



原件短缺

兩傍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
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
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
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劔充寒干
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
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
鴻溝祗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
鼎一生還負室前鍾古來大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
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
倫擬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為宣成余按

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
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
名為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乾坤鑑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幸賜號洞微
先生蔡條國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復紀所履既
奇崛道幽顯事益涉於誕惟掉頭祿秦時出危言與
靈素等異趣為可稱其在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
以意風蔡元長使遷於善而弗聽也徽祖嘗召之
入禁籞顯肅后在坐老志率然出幅紙于袖曰

陛下它日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鑑法可以猷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臣法鑄鑑各以五色流蘇垂之寘於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徹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竦然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既有詔尚方庀工鑑成進御而老志歸于僕遂病以死靖康陟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歎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億中不足奇而能棄已所嗜納君於正斯可嘉也撥而載之以見聖德之兼容者

程史卷第十二

程史卷第十三 六則

相臺 岳珂

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乃太府丞余伯山再續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為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許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急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携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

無宜人
之人當
作州

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
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
者敬歎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
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
鑄為四明制屬獲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為作詩
曰宜人初諳宜於人萊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
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恆罪罟
淡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闌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携
紙勾竒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
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

批記問
母以范
滂事乃
劉元城

批初子
即秋房
也實名
台

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啓問
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太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
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况其真輟君清俸登
堅垠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
政媿廼復題其後又一面命幼子治錄里士俞惠叔疇
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雛擅天綱手驅
名流入鈎黨屯雲蔽日日死無非金神器春冰上汝
南節士居危邦志刻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
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真真暮旦般鑿詎應如許
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

批寧語
作安

有神蟬蛻顏揚端逼真少模龍瓜已名世晚用鷄毛
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寧舊胸蟠萬
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
千金不當醜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悵悵關百憂人
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
不幸為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
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
快足以弔此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頗傷峻
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如春晚飲罷
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雉銀鈎真墨本當

批此當
作二期
當作下

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樓成樓拾遺不逢東道主
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煙瘴雨森鈇鉞更值韓盧搜兔
窟老色上面權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殊
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
精神騫興亾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
郡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晝狐亦鳴正氣
消盡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
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為
好刻此書裨廟筭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
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

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為九江校官余又及同
班行子壽世科今為鎮江外轄蓋方鄉用者

晦庵感興詩

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
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
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
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
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
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之世用而實物外難
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

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
僊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
雖不能探索微妙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
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曰昆
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
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
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珎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二
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
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
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

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
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
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
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
馳鷲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
徐方御辰極五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
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
以踣反袂空漣沍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
以喪何復嗟歎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
忠厚無乃迷先幾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

園植蕪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艸乘時起陸梁當
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
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
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
無魯曾連子千載徒悲傷七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
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北晨司禍
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
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
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
蒙八曰朱光編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

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
本繇繇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
柔道牽九曰微月隴西嶺爛然衆望光明河斜未落
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
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巳大哉精
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絜光
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
常師刪述存聖軌十一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
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

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
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
簡編謔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
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
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
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
法令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
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十
五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

批此老
看破處

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乃圭一入口白日生
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
能安十六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
梯接凌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以開
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躡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
為我焚其書十七曰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羣材因心
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
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
及淪器擾擾胡為哉十八曰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
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言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

批辭
義正

批謂勤
學讀書

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幼書劇者多見惡逾探
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塗雖云遠發軔且勿
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十九曰哀哉牛山木斤
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
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
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曰玄天幽
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
毘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
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竒功收一原馳騁今
古剡華及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論二氏

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辯晚學恨不得撰杖屨以質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詆先烈人姓名陳之乙覽常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判武夷先生集者適常所為文文肅之子紆適相國寺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荆公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為意文肅偶入黷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

楊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

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嘗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也

任元受啓

批任有小醜集行於世後又有淵聖升遐疏文二道

秦檜秉權寢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高皇淵嘿雷聲普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于外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事聞其除亟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自昔雖稱

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汚我霜臺賴公雪恥輒陳
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
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
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
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
為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
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
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
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
而用臣不志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速政府樞庭之

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
已憎踈鴛鷺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
止於子孫而為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
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
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
其孫就試之讖旋從外幕擢至中都冀招致於妖言
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
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
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
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當當

批胡邦衡斬檜
疏後不
期復有
此又不
可以儆
語薄之
自是一
篇四六
誦章耳

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貶臣子之大戒
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為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
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符於
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
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
惟九重之委任寢隆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
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咎人之故事韋仁約自
稱鷓鴣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
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
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

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諂語諒非方正
之樂聞測聽褒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 上
天顏為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
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揚誠齋為之序任亦不大顯
余先君手抄其啓雜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 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
者官天府與烏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
攜一古琴至李氏齋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斲制作
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

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瓌餘
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
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
上底蜀韻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
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葉葉一見色動掀髯歎咤以
為至寶客又有憶誦灑水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閱
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
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覲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
受教一償百萬錢鬻者撐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寶此
將貢之 上方大瑞某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

售李顧信葉語絕欲得之門下客為平章莫能定余
覺葉意知其有置贖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中字皆
歷歷可數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琴之
媿惡余姑謂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人
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為余曰誠然琴何以為唐物
眾譁起致請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 本
朝為 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
其旁點為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
前 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
為贖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

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衆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衣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慚曰是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強薄醕頓損值十之九得焉鬻琴者雖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遇諸塗頽而過之今都人多售贗物人或贊媿隨輒取羸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爲近厚此與攫書何異蓋真敝風也

選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醜集

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冠服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淹抑有愆憑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子子固聖門下第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

閱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頰曰如之何何必改充
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撫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
子如之夫子不荅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
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顏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
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程史卷第十三

程史卷第十四 五則

相臺岳珂

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郎曾文
肅敬之欲引以附已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
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
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且曰郊恩
不遠恐失汝官柰何正彙再拜領得書了翁喜明日
持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待于賓次朱
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它

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
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辯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
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為
元祐淺見單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
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
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竄黜遂出知泰州鄒道鄉
在西掖救之不從 上臨朝謂文肅曰瓘如此報恩
地邪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 朕道不中
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媿謝初議竄徙韓文定為首
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更

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余謂前輩名節
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下讀之
凜凜有生氣余卅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
壯它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瓘聞之古
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
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
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
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
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
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 神考之志壞 神

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本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為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

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為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息匱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稟事聞閣下之言指尚書省為道揆之地瓘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

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疆之應亦閤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閤下方且以為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閤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閤下若閤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閤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

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 東朝所以尊 人主而抑外家也 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 人主察孤臣之盡忠 欽聖知忠言之有補 母慈 子孝 主聖臣直此 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 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脇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閤下未許其去者閤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諭也 主上念 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勸之恩至深至厚

一木身卷四
四
一
矐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
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
於閣下也閣下深思而已矐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
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閣下留聽幸甚前書尊堯集表
蓋與此互見始末龍言諛立懦不猷屢書也正彙是似
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

八陣圖詩

矐唐灑灑天下至嶮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
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巋然歷千古獨
存識者謂其有神護 紹興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

憲節來治于夔趣召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
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為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
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
郝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
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颺清
泚主人元是劉夢得載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
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臥龍起佐赤龍于天地風雲
入鞭箠蛇盤虎翼飛鳥翔四正四竒公所壘當時二
十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往往
宵遁常騎豕海中僊人文二履相與往來迂玉趾笑

云此公大肚皮龍拏虎擲堆胸胃江頭風波幾劇蕩
斷岼奔峰俱披靡陽侯鏖戰三峽怒祗此細石吹不
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幙中矻矻何
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竒癩見之歛袂
三嘆喟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根抵君不見
風后英謀儘竒詭龜定虫尤等蜂蟻漢大將軍親閱
試四夷聞風皆褫氣馬隆三千相角倚西羗茸茸落
牙齧而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
著雙手建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
明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

獼猴坐御床孰眎天王出居記既不能蹠穿膝暴秦
王庭放聲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
地淋漓流腦髓羨它安晉溫太真壯它霸越會稽蠡
八年嫪戀飽妻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杲卿
髮離離未改張巡齒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
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頗諳委二廣二矩
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紀况廼東廂與洞當復有青
龍泊旬始淫淫陳法有如許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圖
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已偏為前距狄笑之制
勝於茲亮其豈尔朱十萬破百萬第顧方略何如耳

批逆雜
謂麟倪

嗟我公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辰可憐阿伍財女
子而我未刷邦家恥屬者買舟瀘川縣扣船欲泛吳
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艤胡為於此
久留滯細雨打篷愁不睡剽聞逆雛犯淮泗 陛下
自將誅陳豨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墜距
忝直射六百步虜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猳猴太癡絕
垂死尚持虞帝七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爬
洗君不見 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
聞獻馘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駢還自江之東
光復舊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
風竒癩眼腦醉冬烘東向舞蹈壽廼翁醉醒聊作竹
枝曲乞與款乃歌巴童喻三嶋人 靖康初為祠部
外郎偽楚之僭集議祕省簪弁恇懼喻獨捫其鄰曰
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捫膝自號有集
十四卷它詩文嶮怪挺絕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
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 王師北伐有 詔發鎮江總司縉
錢七十萬犒淮東軍命官宣 旨軍前宣臺檄余往
時鑿旗深入未有所底傳聞叵測人皆憚行文移峻

甚余不敢辭遂浮漕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
入于淮天方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
白雲之思惻然悽動至漣水城已焚蕩六軍皆露宿
獨餘軍學宣聖一殿歸然瓦礫中余謁宣參錢溫父
廷王方病臥一板門上在十哲之傍視像設皆左衽
相顧浩歎遂至金城海舟之行雙桅舞風舷幾入水
稍轉則反之未嘗正也歸復道洪澤龜山至盱泗招
撫郭倪招宴泗之凝雲樓樓据城而高城不甃址以
石北望中原無龍斷焉樓之下為廳事後有屋三楹
榜曰金蘭堂方積竒充棟榜青牌金字乃一士人書

不知虜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僅如江浙一監當
衙宇耳虜法簡便大抵如此聞之淮人云此乃承
平遺規南渡以後州郡事體始增侈既涉淮迄事
歸而王師失利潰兵殺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
或無半體為之潸然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不可勝
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驕貫於炊玉不能茹糲食部
餽者復幸不折閱多雜沙土軍中急於無糧強而受
之人且莫給飯二盃沃以炊湯多棄之道復負重暑
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罄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
近地多皆井亦或赴死其間每憇馬一汲輒得文身

批買疑
作券

之皮浮于桶面間以并滿不可汲余渴甚不復能勺
徒勺酒烹鷄而薦之既還南徐官下以蘊熱飲惡下
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中所作詩篇為錄曰北征
多寓見其間特不詳所歷暇日回思少年氣銳直前
不懾者為之心折因書梗槩以起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為大殿兩旁皆荆榛瓦礫
之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土石甃洞作兩
門中為巖穴設五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
左其裱余以先妣素敬釋氏奉其一于笈中以歸殿

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暈錦正
今和州土碼碯也和之產 紹興間始剖山得之不
知中原何時已有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如纏絲承
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
出隱柱而觀燁然晃明天下奇物也泗人為余言唐
時張刺史建殿而高麗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
龜碇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
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
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
或謂影之見為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殿柱聞郭

倪欲載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二將失律

王師始度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濠分三軍竝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軍友嫉其功自下射之顛隕者曰是一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為備符離一尉游徼于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之餉軍者輦過其下招司不夙計征丁于市人皆無衛部運官吏多遁匿無與俱者尉鳴鼓餉者盡棄而奔則出于木間聚而焚之已輒歸三將無覺者

但怪糧不時至居數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無攻具夜發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廟之刹為長梯以登泗本土堙又無禦者幸而捷忠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譁及是復不攜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後之宿宿聞有我師以其帥府命先芟積清野待砲械無所取辦敢死又已前卻乃坐而仰高搏手莫知所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於崇薙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乃故積水卑窪處艸以漫死元非可頓兵也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饑遂先潰二軍不能支皆掃營去改塗自蘄縣歸入城少

一 卷之四
憩而虜人坐其南門覆諸山下矣兵出方半縣門發
屋者皆桀石以投人我軍幾殲焉大酋僕撒字董者
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啓釁端執以
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
者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爾何愛一夫而不脫萬介
之命乎倬憮然頷之永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駸
下馬友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
也柰何執以與虜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寧使
速行俊邁脫手自扼其喉卒復斂之俊邁有二馭者
忘其名實在旁不能抹泣而逃虜既得俊邁折箭為

誓殿門以出二將猶剿其後騎免者不能半馬輕騎
至盱眙幕府自歸余時適至二將舍玻璃泉猶傳呼
揚揚自若倬蓋招撫倪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頗自
文欲繫以歸于宣臺議既定問余何以處余曰大義
滅親正典刑以全門戶上策也使他日 朝廷欲勿
行則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恩矣何以待招撫
倪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招幕有與余厚
者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歸倬未行
客有獻計於倪者曰軍方敗事未宣也繫而歸之其
聞愈章遂庇弗遣余歸病中得邸狀汝翼倬俱薄謫

湘湖間意泯熄矣居亡何有 旨命大理正喬夢符
即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既乃聞余永
寧者適以事至宣司遇俊邁之馭執之呼冤丘樞訊
焉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寧脊黥流海島
倬之弟侯輕佻人也好大言聞永寧得罪而怒實不
知其事之出於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
曰平反易耳第萬或一然國有常憲彼時何以為若
地不如姑已俟固稱枉請直之喬遂來復追永寧于
道俱下吏左驗明甚九月獄具永寧磔死倬棄市從
者皆論極典汝翼以不出語得減死竄瓊州復劾其

匿軍帑之罪籍其家貲俊邁家賜宅予官時倪猶帥
揚上親灑宸翰慰安之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
居京口因至揚倪泣謂之曰岳監倉在否為我謝之
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罷遂謫南康
嘉定更化與俱流嶺南貲產隨所在沒入之俟
蓋又儀真喪師之將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嘗為建
康副帥在廬輕財勇往遷池不數旬即出兵於艱難
中頗得士卒心方潰時不得已俱至蘄猶力戰獨以
一諾罹禍汝翼嘗為九江帥刻剝無藝軍士甚貧者
日課履一雙軍中號為李草鞋其遷馬帥也船發琵琶

琴亭塗人咸詬而提擊之既敗猶取馬司五萬緡歸其家焚其籍倬死之後喬再入院鞫賊罪無旬而竟僅得不死人猶以為幸也明年有自虜逃歸者云見俊邁尚在虜蓋不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追莫可致詰倪倬俱皆隸杲果之諸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盈溢進不知量墮其家聲云

程史卷第十四

程史卷第十五 八則

相臺 岳珂

淳熙內禪頌

中興 三朝授受之懿追媿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 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 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 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上帝簡在 宋德誕集 大命于我 藝祖厥初造草昧 相時之黔淪胥于虐浮頤沈顛靡所底定其

孰濟之繫 我是恃寧濡 我躬俾即于夷塗匪位
之懷 我圖我民匪天 我私惟 我有仁 八聖
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
羨以溢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 甚盛德使之橫
絕今古焜耀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
高宗克靈承于茲屬時陽九 天步用艱犬羊外陵
狗鼠內訌民罔奠居皇綱就滄惟我 高宗克宏濟
于茲左秉招搖右提干將 灑掃函夏復壽 炎錄
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
舒曾靡是居俾 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 壽

皇紹大歷服 聖謨無所事改慮 我則聞之俾益
光 聖治無所事改爲 我則熙之俾益昌 志靡
一不繼 事靡一不述 我興問寢明星在天 我
往視膳麗日在戶起敬起愛 用家人禮祀越二十
八曾靡間厥肇 思篤于親爰釋 大位 高宗神
孫伊我 聖子 我是用禪 先後惟一軌皇乎休
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鴻槽麻繩書不可攷也已義圖
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
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媯首出帝典重華
是仍亦以授禹由姒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

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儷歟臣曰奚直儷
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洛水滋微才者十
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麗于辟日叢萬微以悴于
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
于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
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
躡萬乘茲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
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畱
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咎其決孰需焉以虞
易唐媯變而妣惟械于位塵塵釋厥負乃若為天子

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

壽皇聖孝孔時

力靡遺餘愛敬既究熙以

鴻號

錫類湛恩燕及

人老

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

皇上聿駿前躅

日肅輿衛

來觀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

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

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麗藻以揆不朽矧

今宏休

軼于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

宋一

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茲事
堯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
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孰

營義儀圖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勛疏之淪之斧其不
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
不有乃遜于華與世為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
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共闡厥盛皇皇
惟天而勛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世
惟千浪浪焚焚曾莫闡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
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浚軼而躡之
視我 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 天仗宵嚴 彤
廷曉蹕穆穆 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 玉
音曰予一人實倦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親赫是大

寶界我

聖子

聖子惟睿天命夙以啓不吝于權

盍居乃功釋焉不居惟

壽皇之公

壽皇之公其

孰發之念我

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

嚮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與子于密退藏其子為誰

繫我

壽皇

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

于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閑閑 聖

子重暉如 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

孰委弗源念我

高宗允遜孔躋匪

高宗是懷

藝祖之思洗時之腥仁涵于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

其首既貸矧彼羣醜吾

子吾

孫吾士大夫母刻

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
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
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惟大猷是經鍾我
高宗啓我 壽皇爰及 聖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
式克至今 藝祖 高宗 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
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 帝開明堂百辟
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譌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
舊章貽我垂拱勛迫大耄乃禪于華華遠陟方俾夏
建厥家孰如 高宗及我 壽皇與齡方昌而遽晦
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

孰如

我皇惟德崇崇

顯號鴻休蔚其並隆維時

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

皇上治

益底厥極

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數萬姓謳歌于室

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

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蓋帝王

之世以詩頌為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

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

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

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

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

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為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為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為可以庶幾古作者隋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于茲屬者士大夫或慕之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

顧藏之家以自以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為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竒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為長太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况階薦得官初任徑為成都帥幙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其乃鄧
維之子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當國黨禍稍解天下吐

氣鄧洵武為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為

言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

丞者曰縮成都人在熙寧初倅寧州嘗上言陛下

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

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勿變母惑流俗王荆

公喜薦于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

之縮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之語洵武蓋其子

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駟不及舌之慮懼文定知

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于色有館客者聞之獻

計曰新瀛若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為條

例司所駁先帝以其勲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政而

廢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為人臣尚不

忘其父上為天子乃忘其父兄邪誠能以此為

上別白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

玉色愀然亟命之於是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其

意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莫助之圖以豐祐人

才分而為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益而下一二人而

列于右者皆指為害政蓋舉朝無遺焉於左列之上

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是之洵

武亦馴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禍胎
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隨
亦猷之縮薦荆公之子雱宸筆中出以縮操心頗
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
夫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
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歟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公國善類多方爭而逐韓
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
名主名太學生教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

批斬
不免

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
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
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
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
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艮議命

蜀有楊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自云
知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深信珞
珞諸書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被留之徧
見郡官余適在周夢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震

天下夢與因扣以所至良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
夫年壬申金也申為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
者莫加焉目曰劒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他火惟
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
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
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
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
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
病死以為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
乾以剛遇烈赫_七然天地一鑪鑪萬物一橐籥孰可

鄉邇是年顧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為沐
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
其用弗可一陽將萌曾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謹志
之冊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卿祖洽來
餉軍興檄吳江表丞詔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
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
壬丙辛皆真化且於格為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良
前說因以為擬良作而曰惟其太分明所以非韓比
特二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而
良言皆大驗乃歎其神表近歲以薦者改秩為宰蓋

方晉未艾也

獻陵疏文

欽廟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紆京邑之酷
天下歸其仁 炎興中天 八駿忘返高景山初以
計聞 朝野縞素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
時為下僚率中原縉紳為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
二篇以叙其志文澹意真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巡萬
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哀
纏率土寃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
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媿趙王之養卒攀

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
請上帝矧茲二載喪我 兩君義不戴天和九關而
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
龍象之馭恭惟 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遽
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絕域本為生靈已
深露蓋之嗟更劇轆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聞熏
修唯藉於佛乘并濟式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睿
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常聞
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
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

禮安卷十五
十一
僊馭賓空載嚴遐薦法筵撤席更罄餘哀恭惟 大
行孝慈淵聖皇帝蹈千仞之淵冰脫羣生之塗炭皇
天降割裔土告終萬乘墨線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
素咸聲義帝之寃自憐疎逖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
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
名為善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
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
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啓
珂固嘗書之義不忘 君直不殺姦忠信之至也
徽祖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筵以奠是
時方身縻異境若於羗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雖前
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修水經焉 元祐尚書李公擇常
居其上宗派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 燔者登進
士第為禮部易經魁授岳陽羗博士其祖母黃氏死
敬子請解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既復分教
襄陽武帥某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有醮敬子
預坐間言及歲薦事僚屬咸起喟嚅帥曰郡有賢儒
為師措詎可舍不薦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無功

名念久矣此決不敢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
子岍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門居營帳之左昏夙啓閉
之不時軍士以為病請于前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既
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吏謹呶不服上之府帥乘
此欲擠之文移頗侵學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
遁去城闔以狀白帥徑以聞且劾禮去官守有 詔
免所居官敬子既歸躬鋤耰其樂不改治廟祀裁古
今彝制為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耕讀以待
學者橫經其間士爭趨之輿議亟稱其賢 嘉定辛
未 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

曰燔苟固丘園非所學特冒焉立 朝懼越其分請
得以幕議贊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
時士子向風不遠千里至晦庵朱先生在建陽敬子
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黃潛善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
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
乃在山上驛書聞 朝廷 徽祖為之側席時方得
燕兵端釁日侈 上心向闕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
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 朕畏天戒更政事雖

復作輟 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
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
實以不害聞 天意遽回六月 詔天下起免夫錢
圖卒固燕黃驪遷戶部侍郎 建炎中興復以攀附
致鼎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 綱撤備納寇皆其
為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媵阿患得之心蓋
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
其幕府每從東閭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櫻者一日

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為少年戲劇妄標置耳
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慙慙真以為
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
過見之于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
陲如斜谷祁山皆陝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
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
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
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
知所聞為不誣也倬既潰于符離僎又敗于儀真自

程史卷十五
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澤傳師為法曹好詭適
在坐謂人曰此帶汗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知
而怒將罪之會罷公遂止傳師豪士以恩科得官依
錢東巖之門不佞佞顧宦督府嘗欲舉以使虜而不
克遣終老於選調云

程史卷第十五終

